



读红札记——凤姐今天穿什么

□钱杰

《红楼梦》这出精彩超群的大戏，曹雪芹不仅是最佳编剧，还是最佳服装师、化妆师。这其实与作者自己家庭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。由于祖辈父辈曾担任过多年的江宁织造，自幼耳濡目染，使得曹雪芹对于涉及服饰的称谓用途、乃至服装纺织的制作技法等知识，都十分熟悉和亲切。这是一种独特的家族文化。当他将这些骨子里的文化熟稔地弥散在《红楼梦》的写作中时，就为我们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。他笔下的角色每次出场穿什么戴什么，不仅高度契合剧情的具体需要，还能引起“看官”更多会心的入设联想。

我们以凤姐为例，看她几次重要出场时穿的是什么。

“洋”服盛装接黛玉

第三回，“那日”（未说几月，当在冬季。由下文黛玉见凤姐穿“窄袖袄”“银鼠褂”和贾母安排说“等过了残冬，春天再与他们收拾房屋”可知），黛玉“弃舟登岸”（脂批：这方是正文起头处），“进入神京”城中。到宁荣街，自东而西，过宁国府，由“西边角门”进了荣国府。

黛玉初次见到王熙凤，只见“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，彩绣辉煌，恍若神妃仙子：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，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，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，裙边系着豆绿官绦、双衡比目玫瑰佩，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袖袄”（脂批：大凡能事者，多是尚奇好异，不肯泛泛同流），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，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。”

从荣国府新一代当家媳妇凤姐的角度来说，新来的这个林家小妹子，来历不凡，是她最大最有力的靠山老太太的“心肝儿肉”。从来都自觉

在思想上行动上与老太太保持高度一致、同频共振的凤姐，当然要高度重视这次见面。能体现出重视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，就是隆重华丽的服饰，让黛玉这个见过世面的官宦小姐也觉得她“彩绣辉煌，恍若神妃仙子”。

红色最能代表凤姐争强好胜、爱出风头的性格特点。所以这天她的服饰在包括“金黄”“豆绿”“石青”等在内的“五彩”基调上，主打一个“大红”。

如脂砚斋所提示，凤姐能干自负，她的衣饰也不肯随俗从众。凤姐衣服的不同凡响，并不仅仅因其鲜艳华贵——华贵到龙盘凤舞，不无“僭越”之嫌，联系到六十八回，她竟放言“便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”，可知“四大家族”之败，是包括主子奴才皆“狂妄豪纵”在内的系统工程，咎由自取了——更有“奇”和“异”的因子。

而这个“奇”和“异”，又有很大成分来自于“洋”。如她衣服中的“洋缎袄”“洋绉裙”。

王家的“洋”，可参看第十六回王熙凤自白，“那时我爷爷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，凡有的外国人来，都是我们家养活（脂批：点出阿凤所有外国奇玩等物）。粤、闽、滇、浙所有的洋船货物，都是我们家的”。

所以，我们看到第四回“护官符”提到的四大家族，贾家的“白玉为堂金作马”，是极言其“贵”；史家的“阿房宫，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”，是极言其“势”；薛家的“珍珠如土金如铁”，是极言其“富”——而王家的“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”，是极言其家“奇货可居”，或曰“洋”。

不仅她穿的衣服是洋料子的，她用的挂钟、玻璃炕屏（第六回），以至连她的跟班都“随身各自有钟表”（第十四回）。这都是“洋船”上舶来的奇货。

难怪她瞧不起走了下坡路的夫家，臊在贾琏脸上：“把我们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，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呢。”（第七十二回）

就连她姑妈皇商薛家送来的“官里头作的新鲜样堆纱花”，她也一点儿都不稀罕。四枝官花，她转手就送了秦可卿两枝。（第七回）

“家常衣服”逗贾瑞

第十一、十二回：腊月初二这天，凤姐看过病重的可卿，回来向贾母禀报。尽管她报喜不报忧，说可卿“暂且无妨，精神还好呢”，但经多见广的贾母已料知实情。“沉吟了半日，因向凤姐儿说：‘你换换衣服歇歇去罢。’”

让王熙凤赶紧“换衣服”，是老太太对病重之人的一种忌讳。这是旧时家常陋俗，去去晦气的意思。哪怕这个“病重之人”，一度是老太太“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”。

凤姐回了家中，“平儿将烘的家常的衣服给凤姐儿换了”。

还没说两句话，贾瑞就来了。“凤姐急命：‘快请进来’”。却未再更衣。这里脂砚斋在“凤姐急命”侧批：立意追命。

“贾瑞见凤姐如此打扮，亦发酥倒，因伤了眼问道……”

“酥倒”一词，还曾用在第二十五回里写薛蟠的没出息劲儿上。

“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，已酥倒在那里”。

当然，在脂砚斋看来，写“呆兄”

这一笔也未见得是“唐突”龔儿之语，不过是写“情字万不能禁止者”。

而此时贾瑞见到的凤姐，是“如此打扮”的穿着“家常衣服”的风情万种的居家少妇。

这个“家常的衣服”是什么样子呢？曹雪芹惜墨如金，此处没有明说。但我们可以猜一猜。

前面说了，凤姐爱穿红。初见黛玉时穿的是比较正式的“大红洋缎窄袖袄”。第六回，刘姥姥一进荣国府，见到的凤姐，“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，围着攒珠勒子，穿着桃红撒花袄，石青刻丝灰鼠披风，大红洋绉银鼠皮裙，粉光脂艳，端端正正坐在那里”。

即所谓“家常”衣着。

但我们想，因刘姥姥毕竟是外客，所以这天贾瑞看到凤姐所穿的，应该与刘姥姥见到的有所不同，当是一个简化版的“家常衣服”。又因说是“烘”过的，想来还是那件见刘姥姥时穿的“桃红撒花袄”吧。

见刘姥姥时，凤姐是“端端正正坐在那里”；见贾瑞，可就不一定“端端正正”了，有的只是“粉光脂艳”。

穿着“桃红撒花袄”的“粉光脂艳”的小媳妇，又加上别有用心言语挑逗——脂砚斋批明“这是钩”，性饥渴的青年，立时不拿自己当外人，一口咬上美人钩“酥倒”了。

第八回描写宝玉、宝钗的初次单独相会，宝钗的装扮，与第七回周瑞家的见到宝钗时，是一样的，也都是“穿着家常衣服”。

无疑，“家常衣服”，穿在年轻漂亮的女子身上，对异性特别是年轻男子是有杀伤力的。故而这种特别讲究“男女大防”的“大族人家”里，对女子何时何场合穿什么衣服，素习有一定规矩。

比如，即便是像秦可卿这种病得要死的女病人，见个大夫，也得“一日换四五遍衣裳”（第十回）。

当然也不惟只如此要求女子，反过来也一样。宝玉这样的尚未成年的男孩子，第一次见到表妹黛玉，他祖母还笑着嗔怪他“外客未见，就脱了衣裳”（第三回），即礼仪不甚得体。所谓“脱了衣裳”，也是换了“家常衣服”的意思。

则凤姐“如此打扮”地见一个本不应单独见面的青年本家小叔子，意欲何为？

王熙凤很清楚也很自信自己“如此打扮”“家常衣服”的“杀伤指数”。特别是对这位“癞蛤蟆想天鹅肉吃”“没人伦”的瑞大爷来说，足以杀他个有来无回、片甲不留！

护花主人王希廉评曰：“贾瑞固属邪淫，然使凤姐初时一闻邪言，即正色呵斥，亦何至心迷神惑，至于殒命？乃凤姐不但正言拒斥，反以情话挑引……”

凤姐“挑引”贾瑞的“鱼钩”，除了“情话”，还有“如此打扮”。

短打素服战“小三”

第六十八回，凤姐要下套将尤二姐赚入大观园自己的手掌心里时，这天是个十五。几月没说，“似是”十月（周汝昌《红楼梦新证》第五章“红楼年表”）。

旧时民间有“初一、十五不拜（会）客”的风俗。所以前文贾母打发凤姐去探视可卿时，专门嘱咐“明日大初一，过了明日，你后日再去看一看他去”。

但尤二姐却“躲得了初一躲不过

十五”。凤姐偏要挑这么个好日子来与她“会晤”。

我们看她这天出场穿的又是什么？

带着贴身丫鬟、管家媳妇，还有一众恶奴凶仆，凤姐的人马浩浩荡荡，“素衣素盖”，一径扑到“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”贾琏的外宅。

兵临城下，尤二姐只得硬着头皮迎出来，只见凤姐“头上皆是素白银器，身上月白缎袄，青缎披风，白绫素裙”。

“红装”改了“素裹”。什么意思？

从车马到衣着，从主子到奴才，从头上到脚下，这伙人一身素白，服的乃是“国孝”“家孝”两层重孝。加倍映衬出贾琏“国孝家孝之中，背旨瞒亲”“停妻再娶”这一行径的非法性、无耻性及其严重性。当然也就更把尤二姐这个“小三儿”的不堪、可恶，加倍放大在聚光灯下了。

“月白缎袄，青缎披风”，这分明是短衣襟、小打扮，女将出征的风采。凤姐此来，起的是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”之心，动的是“宋太祖灭南唐”之意。姐们儿先礼后兵，好就好，乖乖地跟我走；若不好，今儿就今儿了！

王熙凤虽说是大家闺秀不假，但她没什么文化，“刘项原来不读书”，脸说翻就翻，撒泼打滚撕头发，气质登时就能转换，毫无心理障碍，不必酝酿过渡。

她这身披挂就是做好充分野战实战准备的作训服、战袍。结果发现遇到的是尤二姐这种小白兔型的“小三”，备好的野战、实战计划根本用不着，代以心战、暗战即可。几句花言巧语，便把“小白兔”轻松搞定。

凤姐一肚子狂飙没发出来，精心设计的“战袍”白准备了。又攒了几天，到底跑到宁国府，摠着尤氏和贾蓉把后续打击方案实施了一遍。

闯进宁国府时，凤姐穿的什么衣服，书上没再细说。但1987央视版《红楼梦》电视剧所展现的画面，跟我们所理解和想象的一样，几乎是头几天去抄小花枝巷时那一身，只是少了披风，也没带那么多人马。因为宁国府她从小出入玩耍、长大后协理家务，地熟人熟，跟荣国府一样，都是她的主场，用不着那么麻烦。

那天是文攻，今天可是武斗。

但见凤姐变成了刀马旦，素服短打，单枪匹马，一趟急急风，长驱直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连哭带嚎，吓跑了贾珍，搬着脸骂够了尤氏，打足了贾蓉嘴巴子（还没用自己动手）……偌大一个宁国府，跟戏台似的，愣被这娘们儿跑了个圆场，闹得鸡飞狗跳、人鬼不安。

文学作品中，人物的服饰和对话、肢体动作等一样，都是很重要的细节。讲究的不仅是精细，还得自然、得体。能够写出味道、传出深意，则是最高境界。人物服饰描述刻画得好，简直可以起到没有台词的配角作用和无声胜有声的解说效果。《红楼梦》这种世界级文学经典就能做到。

（所引正文据吴铭恩《红楼梦脂评汇校本》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）



文学